

現代小戲曲



五发五中



·小小話劇·

五 发 五 中

編劇：林 光 等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昌市永外正街） 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耗 1/50·印张， 14/25 1965年11月第1版 1966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1,000 书号：2525 統一书号：T 8110·446 定价：（5）0.05元

· 小小話劇 ·

五 发 五 中

林 光

时 間：冬，某农村。

地 点：靶場一角。

人 物：蔡志武，男，二十五岁，（简称武）
蔡红英，女，二十岁，（简称英）

〔幕内武声：“全排由副排长带回，蔡红英同志留下。”蔡红英持枪满不高兴地上。〕

英：我今天打靶没打好，哥哥把我留下来。又要批评我了。可是，今天没打好能怪我吗？

（見哥哥来了）哼！（轉身走到一边背对哥哥不理）

〔志武上。〕

武：怎么，不高兴哪？（英不理）没打好不要紧，只要找出原因来，再下苦功去练，就一定能打好。（英仍不理，志武见状有点生气）在家里我们是兄妹，现在我们都是民兵。民兵蔡红英同志！

英：到！排长同志。

武：找到了今天没打好的原因吗？

英：（不服气）我今天打了五发五中。

武：打了一次五发五中就算完成任务哪？

英：（故意找岔）五发当然只能五中啰，难道五发还能打个六中？

武：为什么第三次的五发子弹都打飞了呢？

英：打一次五发五中也是优秀，照样戴红花。

武：这么说，你练射击，就是为了能打一次五发五中，得个优秀，戴朵红花？

英：我可没那么想。练射击是为了保卫祖国，时刻准备着支援越南，打击美帝。

武：好。红英同志，咱俩来演习一次。

英：（确有把握似的）是！

武：我问你，现在这儿是什么地方？

英：靶場。

武：不，是戰場！

英：是，戰場。

武：发现敌人，注意隐蔽，准备射击。从正面
阵地上爬过来五个敌人——

英：我一枪一个消灭它！

武：注意右前方，又爬过来五个敌人——

英：我来一枪一个报销它！

武：注意左前方，又爬过来五个敌人——

英：我一枪一个打死它！

武：不用打哪，你打不着。

英：打不着？不可能！

武：你不信？今天打靶你不就只打了一次五发
五中，第三次的五发不是子弹都打飞了
吗？

英：那……我跟敌人拚刺刀！

武：刺刀断了。

英：用枪托！

武：对，这种勇敢精神是好的，可惜敌人跑了。

英：跑了？这是你假设的情况。

武：红英同志，打仗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都会有的，你想想，如果你平时就练成了能打五次、十次甚至更多的五发五中的过硬本领的话，那刚才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英：我就能全部彻底地消灭敌人……哎呀，哥哥你……我这脑子怎么不会多想想哩！

武：怎么样？能满足于一次五发五中吗？

英：不，向哥哥……向排长同志学习，做一个能打无数个五发五中的钢铁民兵。

武：我们应该向解放军学习。练兵要从难、从严，带着阶级感情去练，从实战要求带着敌情去练，可不是为了得优秀，得朵大红花。毛主席说过：“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为了实战，我们就要永不自满。

英：哥哥，我一定记住毛主席的话，现在就去练。

武：不累吗？

英：（頑皮地）报告排长，不累。

武：好！

英、武：（合）靶場就是战場，苦练杀敌本领，不满足于一个五发五中。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乘胜前进，走！

〔二人背枪下。

——剧終

· 戏 曲 ·

送 旧 迎 新

集体讨论

柳波执笔

时 間：春节前夕。

地 点：农村。

人 物：管德成——50多岁，老贫农，外号
“管得宽”。

莫喜福——50岁，中农、社员，外号
“莫多事”。

景：莫喜福家。春节前夕，里里外外收拾得干
干净净，呈现出一片新气象。

〔幕启：莫喜福兴高彩烈地上。〕

莫：（唱）村东村西鑼鼓响，
男女老少喜洋洋，
收拾房屋过新年，
迎新送旧心欢暢；
雪白門框紅牆壁，
内内外外亮堂堂；
站在堂前細观望，
紅光高照多輝煌。

（白）哈……好呀，过年过节，这样一打扮，真是四壁生光，紅光滿屋，哈，哈……（說罢又忙着去拿对联貼。）

〔管德成手拿竹扫，边扫雪边上。

管：（唱）腊梅朵朵分外娇，
瑞雪紛飞丰年兆，
積雪阻路人难走，
迎风斗寒把雪扫。

〔莫手拿一幅对联，准备貼到大門口去，出門正遇見管。

莫：那不是管德成老哥吗，这么冷的天，你怎

么扫雪扫到我家门口来了？

管：什么你家我家，老弟，如今新社会，谁还能各人自扫门前雪呀！

莫：这……哎呀，老哥，难怪人家叫你管……

管：“管得宽”是不是？我说喜福老弟，我们是人民公社社员，要一心为集体，凡是对集体有好处的事，我们有责任去关心啦。你那个莫多事的外号呀，我看也要争取改变改变啰！

莫：是……是……（欲去贴春联。）

管：哎！喜福老弟呀，听说你为了过年，又把房子重新粉刷了一遍是吧？

莫：是呀！过年嘛，总要象个样子呀。哎！到屋里坐坐，喝杯热茶暖和暖和。

管：（想了想）好！盛情难却，那就多谢你了啰！

莫：请进吧！

〔二人进屋。〕

管：（在屋里用眼巡视一遍）嗨！喜福老弟，你这

堂上堂下，有诗有画，真是喜气洋洋，红光满屋呀！

莫：那都是共产党领导得好，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呀！来，老哥，喝茶！

管：（接茶，喝了一口）嗨，人逢喜事精神爽，跃进年头茶更香！

莫：老哥，你真是出口成章呀！

管：哪里哪里！（继续喝茶）。

莫：（旁白）哎呀，这位老哥，平常最爱帮助人，批评人，人家都叫他“管得宽”，眼下过年过节，一切图个吉利，千万不能让他东讲讲，西管管。唔，我得想个办法，先封住他的嘴。（对管）老哥，眼下大年大节，凡事都要图个吉利……

管：哎呀，老弟，听你这口气，又是想叫我莫多事吧？

莫：这……我是说请你喝几杯新年酒。坐、坐，我去拿酒来。（下）

管：哎呀，他话里还真有话呀，他这个人呀，

平日开会少，学习少，凡事抱着莫多事的态度，他的事不让别人管，别人的事他也不过问。大家送了他个外号，叫“莫多事”。（略思）不行，我们都是人民公社社员，应当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呀！怎么能见事不管呢？

莫：（端酒上）来！喝两杯！

管：喜福老弟，你真好客！

莫：莫作礼，少说话，多喝酒，来，干一杯！

管：哎呀老弟，本来我就不大会喝酒，要是再光喝酒不说话，这个闷酒呀，我就更喝不下去呀。

莫：这……我是说少讲客气话，来，喝酒！

管：（边喝边谈）喜福，这几年你家的日子……

莫：好呀，要不是翻身解放，要不是人民公社办得好，我喜福的日子哪里会有今天这么好！

管：是呀，喜福老弟呀，我们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可不能忘记……

莫：我永远也忘不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你看！（念对联）“翻身不忘毛主席，永远跟着共产党”。怎么样？

管：（見毛主席象和对联，夸贊地。）好！好！

（唱）毛主席象堂前挂。

光辉满屋照全家；

这幅对联写得好，

說出农民心里話。

（白）喜福老弟，我们公社社员可要真心真意的跟着党，革命到底呀！

莫：对，对。好，喝酒！

管：喝得差不多啦！我还要去扫雪哩！（欲走）

莫：再坐会嘛！

管：改日再来！（走至門口。）

莫：那……我就不送了啰！（轉身进屋。）

管：不要客气（忽然发现墙上貼有两張喜帖，上前細看。）

莫：（以为管已走，对观众）嘿，今天他总算沒有多管闲事。

管：(念)“百无禁忌，吉祥如意。”

莫：(聞声、惊)咄！他还没有走呀(对管)老哥，你……

管：老弟，你怎么还贴这些陈词滥调呢，把它撕下来吧！

莫：撕下来？

管：对。这两句话不好！

莫：这是吉利话嘛，有什么不好呢？

管：喜福老弟呀！

莫：(旁白)咳，怕他管，他却偏偏管上了！

管：(唱)新社会，万事新，

样样事情称人心，

讲什么“忌”来说什么“禁”，

吉祥如意是封建经，

要贴喜帖该换新。

莫：换新的？

管：对。这样吧！你就换上“增产节约，热爱集体。”怎么样？

莫：好是好，可我的字写得不好，贴上去多不

好看，依我看还是莫……

管：还是莫多事是不是？那不行！

（唱）除旧迎新要革命，

陈词滥调可不行，

过年过节办喜事，

移风易俗意义深。

莫：（迟疑）……

管：字写得不好没关系，贴对联应该要有革命意义。好，我来替你写，拿纸笔来吧？

莫：（对观众）你们看，真是名不虚传的管得宽！

〔管写新喜帖，莫这时拿一幅对联去大门贴，管写好，又替他贴上。〕

莫：谢谢你啦？

管：小事情，不用谢。好，我走了。

莫：好走，过年再来聊聊啊！（旁白）到底走了。

管：（出大门，左右端详了一下，发现新贴对联）

（念）“亲来友往平安是福，男耕女织勤俭

发家。”这……

(唱)眼看对联心中想，

观点模糊沒立場，

亲友不分敌与我，

平安相处太荒唐，

敌人至死不甘心，

階級斗争怎能忘；

勤俭只是图发家，

资本主义坏思想，

丢开集体丢开社，

幸福生活沒保障。

这样的对联不能貼，

(白)把它撕下来！

(唱)再与喜福說端詳。

(撕下对联欲进屋，忽又停住)不行！光撕下来，怕他不乐意，……嗯！有了，我不如先把对联给他写好换上，然后再找他讲道理，谈思想。对！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到隔壁队长家找张红纸写一写，不就成了！

(下)

〔莫从内室出来。〕

莫：(看了看)走了！(出大門口)老哥，哈哈，真的走了，谢天谢地，大吉大利。(轉身进屋，发现对联不見了)哎呀，我刚才贴的对联，怎么就不见了呢？被风刮掉了？不会呀，我贴得那么稳，风怎么刮得掉呢？是小孩子撕掉了？也不会呀，我贴得那么高，小孩子怎么能撕得到呢？这……唔，对了，一定又是他！哎呀！这个人，真是管得宽！我找他去。(匆匆下)

〔管从另一方向拿着两幅对联上。贴对联，贴毕进屋。〕

管：(喊)喜福，喜福！(无人应)出去了！我就在这里等他！（坐下抽烟）

莫：(上唱)适才我把德成找，

白白跑了这一遭，

(欲进屋，发现对联，奇怪地)咄！

(接唱)对联又贴在門外，